

北窗之外

曹华鹏◎著

BEICHUANGZHIMAI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北窗之外

曹华鹏◎著

BEICHUANGZHICAI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窗之外 / 曹华鹏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190-3408-5

I. ①北… II. ①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856 号

北窗之外

(BEICHUANG ZHI WAI)

作 者: 曹华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柏松

责任编辑: 周小丽

责任校对: 赵哲安

封面设计:  东方朝阳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zhouxl@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408-5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故乡记忆 ◇ 1

老家的北窗 ◇ 50

那个叫纹儿的女孩 ◇ 63

露天电影 ◇ 77

怀念雪国 ◇ 92

童年伙伴 ◇ 103

又是一年月圆时 ◇ 116

回家过年 ◇ 123

山里人家 ◇ 135

那就是我 ◇ 158

仰望马鬃山 ◇ 165

我短暂的教书生涯 ◇ 173

怀念金明善先生 ◇ 191

附：一地哭声 ◇ 198

故乡记忆

家乡何处

无论清醒时，或是睡梦里，我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时至今日，掐指算来，走过了多少风雨历程，趟过了多少朝夕日暮，三十多年来的心路依旧遥远漫长，怎么也走不回最初的人生起点。甚至，就连体验一下有关故土曾经有过的虚拟场景都不行，更别说到去感受关于故乡温情的种种奢望了。有的，尽是长久漂泊后的茫然失措与自身归属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不分白昼黑夜汹汹而来的乡愁别绪，以及沉甸甸的失落感。

有时，我真的惶恐不安，怕自己要彻底弄丢了今生的坐标定位。

这惶恐由来已久。

从一脚迈进 20 世纪 80 年代初始门槛的那一刻，从自己肩背行囊孤身踏上南下入关列车的那一刻，从蒙山脚下暮色黄昏时分独自北望的那一刻，从友人经常故意提及的故土与乡音之间血肉相连的诙谐笑谈中，这一切就已生发了。

家乡何处？

这个简单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纠结了三十多年，直到今日。

刚结识的人，不管年龄大小，见面聊上一会儿，待熟识一些

了，大多便会问上这么一句：你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家乡是哪儿的？

若说，是本地人，考学出来的，又都带着狐疑的眼神盯住你不放，似乎这回答里透着诸多不老实的成分。若说是东北人，则流露出一脸洞察世事、阅尽人事的自得相儿。心里当然清楚，这都是因我操着一口既非纯正东北腔儿又非地道山东话，那种南腔北调混合在一起的奇怪口音惹的祸。

20世纪50年代末，在那场饥饿难忍的天灾人祸之际，我的父母为活命，辞别山东老家，一路决绝北上。俩人沿途乞讨保命，终于闯进东北这片陌生的黑土地。

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里，我落草成人。在咿呀懵懂中，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童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山东老家为止。

这就是现在周边人对我抛射狐疑目光的因由，更是我惶恐的根源。但是，经常遭遇类似这样的拷问，心下难免有些不自在。

我想解释说，我的出生地在东北，而我又天性愚顽透顶，不能轻易融进祖籍地而入乡随俗，难改自己孩童时就已习成不忘的口音。或者，在出生的那一刻，我的骨髓里就浸入了那个山套里的雨雪风霜，血脉里已然融入了那个小山村独有的情感魂魄。

不过，我始终没敢这样说。我怕人们把我当作一个怪胎来看；或者，把我一个大男人定性为煽情或矫情之人；甚或，把我当成一个神经错乱、心智迷失的精神病人，也是说不定的。

其实，困扰也好，纠结也罢。现在，我还是要蹲坐在古莒国辖区内的这个小城，扑下身子，去做一些情愿或不情愿的利于谋生的分内事。

有时，也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为着某些想法，认真书写一些或激昂或闲适或郁闷的文字，来弥补自己曾经无度挥霍掉大把时

光的过错。同时，也把今后剩余的人生之旅，认真清楚地走完。

渐渐地，我觉察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似乎走失了自己，找不到来时的方向，更迷失了回家的路口。

这是因为，随着脸上皱纹的增多和顶上头发的稀疏花白，对自己一路走来的最初那段记忆，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忘了。好多曾鲜活存在于大脑深处的那些温馨场景和温暖事物，渐渐化成残缺不全的碎片，时不时地飘荡在略显混沌的脑际间。

每当这个时候，心下的惊恐如末世来临。来时的门窗若是关闭了，在不久的将来那一天，我还能回去吗？

为回去的路口，也为不能忘却的怀念，更为今后人生步履的踏实和自信，我要踏上这次记忆之旅。回到故乡去，回到诞生并养育了我十余载的那个小山村。

故乡的路线图并不复杂。但我还是需要借助一下谷歌地图，找到回家的准确路径。毕竟在 1981 年之前，年少的我一直猫在那个小山村里，并以它为中心，蹦蹦嬉闹在方圆二十几里范围内的那些山山水水里。

那时，我去的最远地方，也仅是相隔了三十多华里的小县城。

这就是我整个童年的活动版图。

故乡路线图

从黑龙江的牡丹江市出发，如果走陆路，可一路向东，过磨刀石镇，至马桥河镇并入 206 省道，再折而向北，直奔一个叫八面通的小镇，即为穆棱市的驻地镇，也就是那个令孩童时代的我日夜心驰神往的小县城。

这条陆路，我从未走过。至于路的宽窄好坏、沿途的风景如何，更是无从谈起。

若是走铁路，我是有过体验的。

你可以先在牡丹江火车站广场前，就着几十种免费的凉拌小菜，猛吃一顿大碴子饭或是黏豆包。之后，挺着鼓胀的肚子，挤上通往东方红方向的小客列车，再找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静静欣赏窗外匆匆而过的东北山川林木风景。

列车先往东行驶，在一个同名小镇穆棱镇的地方飘而北上。不到一个小时，即可到达八面通镇。

又有一条大河，叫穆棱河。

这条大河，从长白山系老爷岭山脉东坡的穆棱窝集岭发源，奔涌而下，横切小镇西端，一路浩荡北去。至虎林市境内，河道分成两路：一路沿穆兴水路注入兴凯湖；一路沿原河道继续东流，注入几百公里外的乌苏里江。

河岸蜿蜒，如天际间飘来一条轻薄的彩练锦帛。不急不缓，安静闲适地飘然而来，又逶迤而去，隐约消失在目不可及的苍茫暮色里。

河面通畅舒展，不因宽处而臃肿，不以窄处而扭捏。长袖当舞，携一路君子之风，坦坦荡荡，澄江如练，翩翩若仙。

河水清澈明净，随四季流转而变换着五彩河衫。春之灿灿，愈显水之娇颜；夏之汹汹，愈显水之体健；秋之碧绿，独显水之凝重；冬之银白，独显水之魂魄。

生命轮回，四季循环，尽纳入这一条彩岸色川，奔流千载，日夜不息。一如他乡游子，漂泊千万里，其思不竭，其念难止。

这小镇离边境重镇绥芬河市仅有一百余公里，仰卧在牡丹江、鸡西、绥芬河三市金三角的腹地。

据《穆稜县志》记载，这里在远古时期是肃慎居地。所谓肃慎，《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大荒是指东北地区；不咸山，即为长白山。也就是说，本地居民的祖先可追溯到远古的肃慎氏。到了唐朝渤海国时期，这里被辟为牧马场。宣统元年，才正式设县。

直至今日，小镇在这白山黑水之间，静静仰卧了千百年。

小镇不大，仅是中国北方一般规模的普通城镇。镇内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大街，在镇中心笔直交汇，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称其为八面通，也算是名副其实。

沿小镇中心大街向西，过一条笔直的穆稜河桥，就进入了一小片狭窄的平原地貌。再一路斜向西南，沿着甬道一般的平直路面，碾过普兴、二号船屯、新兴等几个稀疏的村庄，迎头撞到一个突兀而现的山嘴。拐过这个山嘴，进入一个叫头道崴子的地方，便算真正一头拱进了绵延不见尽头的山套里。

你只能依山势走向，沿山脚下的公路蜿蜒而行。右边紧靠着山体，左面逆着一条河川，渐渐西行而北斜。这么左拐右绕，穿过二道崴子，进入三道崴子，迎面撞进一个叫三兴的小山村怀里。

这个狭长又散乱的小山村，便以西北、东南走向，歪歪斜斜地呈现在你的眼前。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更是我朝思暮想了三十多年的地方。

家在东北，我一直是这么定位的。

那遥远的小山村

记忆中的小山村不算太大。

整个村子北高南低。北半部被村人习惯上称呼为“上头”，人家居住相对比较集中。大约八九个院落为一排，宽度不会超过三百米。

当然，东北人家的院落比较宽阔，且家家独门独户独院，每户之间绝无搭山借墙之说。围绕房屋，都有一个比较宽大的菜园，用杖子或木栅栏把园子和房屋圈成一个方正的院落。因此，一个院落会占据了两所房屋宽窄的地方，甚或更大的空间。

村子越往南延伸，地势越来越低，宽度也逐渐缩小。到了被称为“下头”的村南部，仅是四五户或三两人家为一排。到了最南端山嘴处，院落便自行消失。

整个小山村的布局，呈现出一个粗糙的感叹号样子，只是没有最下边的那个黑点罢了。而且，这还是一个稍稍弯曲如“S”形的感叹号，像是被山体硬挤出来或被山洪冲歪了的形状。

这歪扭成感叹号的村子，东边靠着三座山头，“上头”一个，中间一个，“下头”一个。“下头”那座山嘴处，就是村子通往八面通镇的必经之路。

中间那座山头，也没什么出奇之处。只是在半山腰上，突兀高悬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那石头有三间房屋那么大，浑圆如桃，表面粗糙，颜色黧黑，下无垫石。就这么空悬在陡峭的山体上，却又一直这么吓人地高悬着，始终没有滚落下来。

这简直成了让人很不踏实的奇迹。抬眼望去，直担心那石头

会随时滚落下来，更替山脚下那几家浑然不觉的院落和不知死活的居民揪心。好在紧靠石头旁还生有一棵粗壮的树，就如同那石头被绑在了树干上，多少有了一点儿依托感。随之，又揪心那树干的承受力，依旧会为那几户人家白白地焦心担忧。

靠着“上头”的那座山头，呈半圆形，像一个蠕蠕而动的龟。我们称之为东山。

也有不怀好意的外地人，竟然说，他能看出，那座山头像极了一个人裸露出的整个屁股。这当然是对山村形胜景致的大不敬。一旦听到这种言辞，我们一般都会咒骂他，直到他赶紧闭上那张喷粪的臭嘴巴，灰溜溜地走掉为止。

不过，赶走喷粪之人后，我们再仔细观察一番，也觉得那人说得并不无道理。只是这种描述太让人难以接受，便只能郁闷心中。嘴巴依旧是硬硬的，死也不会口头认同的。

其实，在风水学上，这座山头也是有讲究的。

那高耸的龟体下，就是我们“上头”的住户。它的北端则陡然圆滑而下，形成一道整齐且低矮的山冈。这山冈呈九十度角横弯过来，挡在村子北面。就如一道坚固的城墙，遮挡住了西北山套里灌来的冷风，是山村的天然屏障。

曾有从关内到此路过的风水先生说过，这是一处难寻的风水宝地。

这东山就是一只灵龟，这山冈就是灵龟的脖子。如若这灵龟的头伸进了村西南那条大河里的话，这形胜便活了，有了了不起的人物诞生。遗憾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县里在紧靠村西南边修建了一条直通县城和深山老林的公路，把灵龟的脑壳硬生生齐刷刷地切掉了。弄得这只灵龟仅剩了身子和脖子，再也喝不到南大河里的水了。形胜之地，便也失去了法门妙处。

村子的西南边，有一条从北向南日夜奔流不息的河流。这条河，我们称之为南大河。路过山村一段的河畔四周，是一片平坦地形。

除此，村子便被几道绵延起伏的山脉包裹得密不透风。这村子就如一叶狭长纤细的小舟，在巨涛涌浪一般的莽莽山野间静静漂流着。

灵龟北端伸出的那个低矮山冈，我们都叫它王脖子。

据父母亲讲，就是在那道王脖子下，在一个临时搭建起的马架子里，我如期落草降生了。后来，父母亲又重新建起了一处固定院落，离那道王脖子也不过百十米远。

我的记忆，就是从这处院落开始的。

这院落正北方向，正直对着一条狭长的小巷子。巷子的尽头，就在那道王脖子山脚下，有一口五六米深的水井。井水是标准的山泉水，甘冽清醇。

多少年来，这井水滋养了整个在“上头”居住的村人，也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记忆。

“雉雏翎，开马城……”

游戏，弥漫了整个童年记忆。

游戏，在生命年轮里留下的，是最深印记。

游戏，在人生旅途中，是一道无法抹平的辙痕。

在记忆长河里，儿时的游戏场景无处不在。它已浸烂在河水里，与记忆细胞消融在一起，成为人们成长与发展的养液。直到肉体腐朽、生命湮灭，这养液才会蒸发殆尽。

每当夜深人静长夜无眠之际，总有一串儿稚嫩的童音破窗而

至。那童音执着而持久地敲击着耳鼓，开启着记忆之帘。

“雉雉翎，开马城……”

这是对儿时游戏的最初记忆，也是最深刻最清晰的原汁原味的记忆。

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开马城”。

游戏的时间，大多在傍晚，在暮色笼罩了山村的那段曼妙时光里。游戏的人数不限，可以五六人，也可十几人，甚或几十人的时候都有。

将所有自愿参加的人，平均分成两组。每组队员手拉手，在大街上横切成相向的两排，两组人相距十几米或二十米的样子。待经过狗咬狗一般的争执吵闹后，确定了率先行动的一方，游戏即可开场。

先选出一个嗓门儿高的人担任领唱，所有参与游戏的人便仰起脖子扯开嗓子用尽力气跟着合唱。于是，一个稚嫩的童声，和着一群如溪水直落深涧一般的童音，在村内大街上跌宕起伏着，肆意飞溅流淌着。

（领）雉雉翎，（合）开马城。

（领）马城开，（合）打发小姐唱戏来。

（领）你要谁？（合）要春红。

（领）春红不在家。（合）就要XX的兔脑瓜儿。

这个兔脑瓜是谁，也是随意指定的，全凭大家的兴趣。大多是照着那些矮小瘦弱无力之人开刀。

叫到的人，便紧紧裤腰带，哈腰吸气，做出一副舍身玩命的架势，拼着吃奶的力气朝对面人墙冲去。如若把人墙冲开一道口子，便算胜了一个回合。得到的奖赏是，可以在敌人战队里任意

挑选一名俘虏，带回自己的战队。若是没能撞开对方人墙，对不起，冲击的人只能留在对方战队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自投罗网的倒霉蛋了。接着，便要由对方战队如此这般地冲锋陷阵一回。

待一方战队里仅剩了最后一个人时，这位光杆司令只能背对着敌方战队求告，并朝敌方阵地倒退着摸去。不管摸到了谁，都要乖乖地到另一方阵地里甘当炮灰。这游戏又接着热火朝天地进行。

直到夜色昏暗无法进行时，或是被大人们一顿吆喝责骂着、喊叫着回家吃晚饭时，娇小的身影们才相互争吵着胜负成败的结果，恋恋不舍地踉跄而散去。

现在想来，这个游戏应该跟渤海国时期有关。

我已经说过，根据《穆稜县志》记载，唐朝渤海国时期，我的故乡就是一个广阔的牧马场。想是天高云淡，林密谷幽，草长料肥，马儿成片，牛羊成群。就此，供养着一个庞大的马城，以及城内彪悍的兵士和熙熙攘攘的常驻居民。游戏里的雉雉翎、马城、唱戏的小姐、春红等词句，无不展示着当时的生活场景和娱乐场面。

经常玩的游戏里，还有“打瓦”“跳布城”“荡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均是集体参与项目，花样繁多，玩法不一。

这些游戏，常常惹得我们伺机逃离家门，以街当家，乐不思蜀。因贪玩而忘记了大人摊派的任务，丢掉了手里活计，便要时常遭到大人嘴上的责骂或拳脚上的招呼，也都算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夏日。

下午上学的时候，有两个家伙堵截在学校外的大路口上，鬼祟地把我们几个聚拢到一起。俩人透着神秘口气说，放学后哪儿

也不准去，都到老宋家门前土坎上，要教我们学一种新游戏，名叫“三国城”的。我们急着追问，是怎样的玩法。他两个均摇头，说谁不去谁就是猪狗王八蛋。之后，俩人丢下大眼瞪小眼的我们，相互勾肩搭背地摇晃而去。

这让我们感到既神秘又刺激。整个下午的课，我们就基本没了心思。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们疾如脱兔般地奔到老宋家门前土坎上。那两个家伙比我们跑得还快，已经在地上认真仔细地画着线条格子。让我们怀疑，他俩根本就没有上完课，而是提前逃学出来的。

也问过他俩，是不是逃学啦。俩人信誓旦旦地起誓诅咒，坚决予以否认。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反正逃学的又不是我们，只要玩得好就行。

地上的格子画得很复杂，又是道路，又是城墙，又是国界，还有光明大路与黑暗小道什么的。还人为地规定了一些琐碎的游戏规则，这里不准进，那里不准出，什么地方不能触摸对方，什么地方可以往死里缠斗等。搞得我们的头都大了，却怎么也记不住这些比算术题还要难的狗屁规矩。

问他俩，是从哪儿学来的。俩人都拍着胸脯说，是他俩独自发明造出来的。

你怎么能相信，这俩长着猪头一般的脑壳，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的家伙，竟然会造出这么复杂的东西来。

他俩又是一番发誓诅咒，还嫌我们脑瓜笨。弄得我们心下万般地不服，又讲不出不服的理由来。

有人急道，光说不练，怎么能记住。

于是，随着一阵“包袱、剪子、锤”的嘶吼声之后，我们立

马分成三组，代表三个国家，进入各自疆土。再由那俩家伙跟在屁股后头，装模作样地指点讲解着，就此进入了游戏的实习阶段。

刚刚有了点眉目，就见那俩家伙突然撇了我们，撒丫子朝附近的小巷子里跟头把式地钻去。

正纳闷着，陡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浑圆粗壮的胖女人，就是已逃窜的俩人中一个人的母亲。那母亲是出名的暴躁女人，打人骂人在全村是无人敢比的。连我们见了，都要敬而逃之。

想来那母亲没有瞥见自家崽子，还卡着腰横眉立目地问我们，见没见到她家的熊崽子。我们也不敢出声相接，一个个摇头摆手，装作了一群哑巴。那母亲恨恨地说，这熊崽子竟敢逃学，看回家不一顿打死。

第二天上学，我们路上遇见了他俩。其中一个走路时歪歪扭扭的，似是屁股受到重创。另一个也是垂头丧气的，肯定昨夜没什么好果子吃。

就问，是不是昨晚让修理了。

俩人都不理我们。

又赶着追问，那“三国城”真是你们自己造的吗。

俩人恶狠狠地回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碍着你们啥闲事啦。

至此，这造三国城的事，便成了一桩悬案。即便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他俩也绝口不提造城的事。直到今日，也没有确切答案。

现在想来，是不是那俩人自造的那城，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儿时，在那么闭塞贫瘠的年代里，竟然有人想到创新，想到承前启后，当算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壮举了。只是那时的我们

都没有意识到，更没有体察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罢了。

今天，年近半百的我，应该向那两位吃尽苦头的造城人鞠躬致敬！

山村学校

山村小学，是山里孩子启智的殿堂，也是告别蒙昧步入萧瑟人生之旅的祭坛。

我的心海扬帆、人生起航之旅，就是从那所曾经气派却已好景不再的村小学开始的。

在紧靠“上头”和中间的两座山头之间，是一道向北延伸贯入的山套。入口处，耸立着两排气势不凡的高大房屋，均是青砖砌墙琉璃瓦罩顶，飞檐起角，门高窗阔。就这么蹲守在高坡之上，傲视着脚下散乱低矮的村居院落。

我曾在一篇散文里说过，这里原是日本侵占东北时修建起的战地医院，建筑风格当然与本地民居大不相同。

别看学校不大，却分成了小学部和初中部。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学、初中并举。从屁大点儿的崽子，到十几岁的懵懂少年，一个不少，一应俱全。

并不是这所学校办得如何好，以至把周围村庄里的学生招收过来，办得教学规模如此之大。因为我们村子拥有四个生产队，后来还在距村几十里远的深山老林里划出了第五生产小队，每家每户自产的崽子多则八九个，少则三四个，几百户人家加起来，谁都能算出要有多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需接受必要的共产主义教育。

靠北的那排是小学部教室，屋高墙厚，内置走廊。教室空间